



源於真蓮 李漢源

憶故人曾江

早幾天從一些舊同事群組消息中得知，資深藝人曾江在回港隔離期間於酒店倒斃，從此離開了我們。收到訊息當下心中覺得很突然，雖然曾老先生年紀不小，但從他的精神形態上一直感覺他身體很健康，久遠地看到關於這老人家人的新聞，卻是他的死訊，令人不禁覺得惋惜，也同時勾起我一點回憶。

上世紀八十年代，有一天在公司體育組工作時，曾江突然出現在我們眼前，雖然當時在公司應該不會有人不認識他，但他仍是馬上作自我介紹：「你們體育組最近轉播世界一些網球賽事，而我是打網球的，對網球有一定認識，我並不是指目前網球評述員不好，但也想體育組給個機會我試吓，因為我很有興趣做網球評述工作。」從對話中得知，他真的對世界網球壇了解甚深，相信用曾江作體育節目主持評述，一定會吸引一些觀眾，就以筆者為例，由細到大也看他主演的粵語電影，能夠與他合作，也是開心事。

體育節目通常是在晚上錄製，就算是後期配音評述也是安排深夜更，曾江每次都會早到，在通告前已經到達配音室，我們交上一些賽事及運動員的資料，他準備一下就開始工作。以一位在這一行工作多年，卻仍然是每次做足準備的工作者而言，每次的工作都能很快、很順利就完成了，雖說快，但因為深夜才開始工作，到放工時間也已經是深夜4點，辦公室內只剩他跟我。記得那一天，沒有任何前

言，曾江就問我：「你收工未？有沒有開車？」對着「明星」我不好意思地低着頭回答：「有少少手尾跟，沒有開車。曾生你完成工作快回家休息吧。」曾江則說：「得！我等你，車你返屋企。」我當然馬上推搪，表示不好意思，哪有理由要大前輩等我收工的道理，他也沒發媽，就只丟下一句：「快些做好工作手尾啦，一齊走。」於是那段時期，他每一次工作完，也車我一齊走，就這樣坐上這位大明星電單車尾多次，心中其實滿是感激，亦暗暗為這段特別的交情感到得意，不過也只屬君子之交，日後我與他因工作上很少接觸也鮮有再聯絡。近兩三年，老友桂神（黃興桂）本想約曾江等一眾體育愛好者一齊到坪洲食西餐，奈何大家一直相約最終也未能成事，現在機會已逝，總是懷念曾經合作的夥伴，如今只好，亦只能留在心中。

這陣子群組中除了懷念老友的訊息外，也有不少關心香港運動員及亞運的朋友不停問，亞運在哪一間電視台轉播，現在還真的仍未揭曉，唯一消息只知杭州亞組委上個月28日發出招標通告予香港各電視台，並要求他們必須在5月16日前把標書交回亞運組委會，即相信最遲今個月就知電視版權花落誰家，目前已經有三幾個國家表示因疫情關係可能退出不參賽，其中澳洲及新西蘭已經宣布退出杭州亞運，而印度則表示要再考慮是否派代表隊參加亞運會，令今次亞運會增添不明朗因素，現在最重要的只求亞運會不要改期吧，其他也只能等消息公布了。



方寸不亂 方芳

歷史真的重演了

還有兩三天，就是歐洲「二戰勝利紀念日」，大半個世紀後的今天，歐洲戰火再起，俄烏衝突正在燃燒，戰爭苦難還在延續。

「二次世界大戰」是德國向前蘇聯簽署投降書而終止，當日在中歐地區是5月8日，在前蘇聯及東歐則是5月9日，而中國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則在9月3日。

3年前的5月，筆者到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旅遊，適逢「二戰勝利紀念日」，遇上了「戰爭」的體驗，參觀了著名「斯大林防線」。

「斯大林防線」是為抵禦德國法西斯的防禦工程體，貫穿整個白俄羅斯西部，由波羅的海南岸至黑海的海岸，全長1,200公里。這裏已成為戶外戰爭博物館，當年的戰壕實體、坦克、戰車、轟炸機全展示。

在「斯大林防線」參觀，也讓我們看了一幕震撼「歷史重演」實彈演出，由數百名軍人、軍校學生參與的戶外實彈演出，重現二戰蘇軍怎樣搶攻納粹德軍的碉堡，為求逼真，還出動了坦克、越野戰車，和德軍的摩托車……炮火連天，槍聲橫飛，震耳欲聾，座席轟然。對於從沒有炮火體驗的我們，冒着「槍林彈雨」跑上觀眾席，真有點戰戰兢兢。

昔日戰爭悲壯場面彷彿重現，在雄壯沉鬱的歌曲中，參演者和觀眾為二戰犧牲的戰士默哀，他們呼籲，要把這一段歷史給孩子們講，讓下一代認識戰爭的禍害和民族的苦難。

當天紀念日參與活動的孩子們，悉心軍裝打扮，攀上退役飛機坦克拍照，「把槍弄炮」裝模作樣，戰爭已經遠去，群眾就像參加歡樂嘉年華一樣。

誰會想到，這幕「歷史重演」的實彈演出，今天就在他們的不遠處真的歷史重演了！真實世界的殘酷戰爭，並非太平盛世嘉年華，在戰火陰霾下，即將到來的「二戰勝利紀念日」，相信是不一樣的情景了。



書聲蘭語 廖書蘭

司徒乃鍾家于歸之喜

在疫情肆虐全球的情況下，大家的日子都過得有一點壓抑，好不容易有一則喜訊，今天想談談我的好友司徒乃鍾先生。

司徒乃鍾是一位天生的畫家，為人單純、熱誠，每次他的話匣子一打開，就是滔滔不絕，充滿激情。4月24日他與他的夫人從香港回到加拿大，打算參加女兒在6月18日的婚禮，而為什麼會選擇4月24日回到加拿大呢？因為這是他的千金生日。

這位橫跨二十至二十一世紀、嶺南畫派的代表人物在繪畫上的成就大家有目共睹，而他的家庭生活也圓滿幸福。他重視子女的教育，特別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並尊重自己的賢內助。

他的千金司徒頌安小姐與女婿都是土生土長的加拿大籍華人，司徒乃鍾千叮萬囑，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要保留中國的傳統文化，司徒乃鍾並不認為西方文化都是好的。頌安懂得看中文的小說和報紙，曾在中學時聽學校老師講了中國西安兵马俑，她要父母帶她去參觀，於是全家一起去了一趟西安！西安是中國文化發祥地。

頌安有一年的暑假回來香港，選擇到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擔任義工，工作的性質就是每天早上讀報紙給老人家聽，解釋香港今天發生了什麼事。這一位在外國土生土長的華裔年輕人能夠講一口流利的廣東話，能夠看中文報紙，這讓司徒乃鍾很是欣慰。

乃鍾知道女兒女婿採用中西兼備的婚禮方式，有中國傳統的婚嫁習俗，諸如穿着褂、坐着轎子、斟茶給雙方的父母親等。

司徒乃鍾的公子司徒頌曠（Hayden Szeto）是美國荷里活

明星，拍了不少電影和電視劇，其中《成長邊緣》（The Edge of Seventeen）是近年叫好又叫座的代表作之一。頌曠今年被推舉為加拿大16位亞裔文化人物代表之一。

他們兩兄妹感情十分要好，今次頌曠定於6月10日由美國洛杉磯飛到加拿大溫哥華參加妹妹的婚禮並擔任司儀。

司徒乃鍾說，種牡丹花要經常澆水、施肥，牡丹花才開得漂亮，而家庭幸福也一樣，平日要重視子女、夫妻的感情，不能因為其他的事情而有所忽略。他感恩一家人一直有向心力，互相關懷互相幫助；例如他曾想為在洛杉磯的兒子買房，也想為在溫哥華的女兒買房，兩兄妹互相禮讓，都說幫對方先買，當哥哥拍的電影正式上畫，妹妹高興地流着眼淚開車，請每一位親友去戲院觀看。

如果說種植牡丹花就像經營一個幸福的家，司徒乃鍾是成功的園丁，因為他回流香港25年，最初的十年由於孩子還小，太太留在加拿大照顧一對子女，但凡他開畫展，都邀請一對子女和太太前來，讓家人看到他做什麼？知道他在忙什麼？開幕剪綵儀式上遞金剪子等都由他的女兒來做；由此可見，聰明又事業有成的男人，都知道尊重太太的重要。

畫家與作家一樣，都是孤獨的行業，一個人的工作，沒有固定的收入；司徒乃鍾說，幸好他沒有壞的嗜好，也不會亂花錢，感恩有一對成才的子女和有一位賢內助。司徒乃鍾30年前也曾被推舉為25位加拿大當代著名華裔藝術家之一，而今子承父業，乃鍾感受到當年老父親司徒奇的歡欣快樂！

在此祝願司徒頌安小姐之子于歸，永結同心。



司徒乃鍾為女兒繪製的喜帖。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連盈慧

不一樣的母愛

每年母親節前後幾天，臉書上總有不少子女欲養而親不待的孝順兒女，網上撰文悼念他們的母親，其中最忘不了的，總談到有媽媽親自下廚的一道好菜，如煎釀鯪魚豉椒排骨之類，那一輩幸福的兒女，都已接近中年，而他們的母親當然都是傳統相夫教子的賢妻良母，打從結婚後便3日入廚下，樂於以母親薪火相傳的廚藝給她的兒女品嘗。

上世紀的親子情懷，今日雙職父母的兒女，多已體會不到了，有的多是放午學後不是到學校食堂買飯盒，便是跟媽媽上茶樓吃飯的回憶，食堂茶樓的滋味，通常不過吃飽肚子了事，怎會有吃媽媽親自下廚煮出來的筵菜吃得那麼有情趣，除非這一代的母親，想兒女日後懷念自己，非學好一點烹飪不可，只是今日職業母親，哪有烹飪的時間，就算有這個本領，也沒空閒開鑊下油，這「鯪魚」就煎釀不成了。

談到兒女懷念母親廚藝的溫情故事時，有個現任自

嘲「無飯母親」的資深職業女友就說，她不懂燒菜，也不會學燒菜，不想兒子在她離世後懷念吃不到她煮的好菜而傷心，理由是太多溫情也是「劫難」，強調自己最喜歡的人，無論是配偶或兒女，也不要表面愛得太深，免得有天自己離世後，給他們帶來太多痛苦，他丈夫說她這個標準虎媽口硬心軟，兒女在襁褓時，沒見過她怎樣對他們摟摟抱抱，但是每當孩子熟睡後，總吻過他們臉頰之後自己才上床睡覺。

另一個初為人母的年輕女友就有不同想法，兒女經常是她口中的心肝寶貝，當眾親吻他們時還不斷摸頭掙臉讚他乖，擔心孩子寵壞嗎？她說兒女不過半世緣，童年時光寶貴，不等他們在這段歲月有過溫暖的回憶，人生就有遺憾了，原因是她自幼喪母，特別重視親子之情。可見虎媽暖媽，在別人眼中如何嚴苛縱容，出發點不外都是愛，至於兒女收到訊息反應不同就看各人造化了。



牠才是真正的虎媽。作者供圖



百家廊 賴春蕾

母親的愛

我在單位食堂吃過晚飯，正準備回家。母親打來視頻電話，一聲聲地問我在哪裏，吃飯了沒有，要不要出門和朋友去散步……手術後還在康復期，聲音嘶啞的我，細聲細氣地一一回答。

原來，母親前一天去買了新鮮的金橘子，娥姐又給她買了一箱大紅的蘋果，她老人家惦记着我大病初癒，要大吉大利，要平平安安，非要拎水果過來看看我。我豈敢讓母親勞累，連聲說，那我馬上就過來。

母親年近70，前幾年也在鬼門關裏走了一遭，身體素來虛弱。幸得兄弟姐妹們天天曬寒問暖，買來各種各樣的營養品給母親滋補身體。妹妹也精心照顧，每天早上變着花樣給她煮營養豐富的早餐，冰箱裏也給她塞滿了一袋袋分裝好切切塊塊的各種雞鴨魚肉。眼看着她母親的臉頰一天天的飽滿起來，不再瘦削，精氣神也足了，笑容也多了，一改以前的病秧子形象，說話也更清晰有力了。我看着也心裏歡喜。

母親這輩子，吃了太多的苦，一生的劫難一言難盡。

母親從外省遠嫁到福建，辛苦操勞了十幾年，好不容易拉扯着幾個孩子健康成長，父親卻在一個午後突然撒手人寰。母親那年才30多歲，風華正茂。很多人勸她改嫁，但要強的母親，婉拒了諸多追求者，一個人扛起了整個家庭。白天，她風裏來雨裏去，到處跑墟場進貨，蹲守在菜市場裏掙口飯吃。農忙之時，還要忙活田裏的一畝三分地。背負着生活的重擔，母親累得根本沒有時間悲傷，每天晚上倒頭就睡。只有在晚上，在夢中，母親才能卸下白天偽裝的所有堅強，哭得死去活來。有好幾次，我被母親的嗚咽聲驚醒，我不停地抹去母親臉上的淚水，卻總有新的淚水源源不斷地流出來，怎麼也抹不乾淨。

我很擔心，想讓母親不要再哭了，就用手去捂母親的嘴。母親被我捂得差點窒息，這才掙扎着醒過來。

母親守寡了整整十年，我們做兒女的都長大成人了，我也參加工作了，這才在別人的說和下，找了同樣中年喪妻的老伴，相攜相伴了20多年。母親能夠平平安安，安享晚年。也是我們子女最大的希望。

我一路走一路想，很快就到了母親家，她早已洗好水果讓我吃。母女倆聊了些家長裏短，主要是叮囑我要保重身體，不要急着去上班。我連連點頭稱是。母親又看了看我的傷口，關切地問，還痛嗎？會不會不舒服？多用熱水敷，更消腫。我說快好啦，沒事了。母親怕我累着，讓我早點回家休息。我也確實有點累了，便拎着她給我裝好的橘子、蘋果，回家了。

當我快到家時候，我的手機又響了。母親問我走到哪裏了。我說就在南門街。她說，你等等我，我就過來了。我有點意外，是不是還有什麼事情忘記了呀？母親卻笑着說，沒事。我看時間才7點多，還早，再陪你走走，送你回家。

我聽了，竟一時無語凝噎。趕緊回頭，朝着母親家的方向趕過去。一路走，一路仔細分辨。沒戴眼鏡的我，努力瞪着700多度的近視眼，尋找着愛女心切的母親。

擦肩而過的幾個路人，不時朝我投來不解的目光。我也顧不上難為情，微微點頭致歉，又急着搜尋下一個目標。母親就這樣不期然地闖入我的眼簾。說不上健步如飛，卻是步履從容，絲毫沒有以前拿把大傘當拐杖的小心翼翼，臉上也充滿了笑容，有點羞澀，那是老母親這麼多年來，第一次對着自己的孩子這樣表達着她滿滿的愛意。

我趕緊迎上去，一把握住母親的手，有點涼。母親也緊緊地拉着我的手，笑意盈

盈。我不經意低頭一看，母親居然穿着雙拖鞋就出來了。母親這才注意到自己忘記換鞋子了。她有點不好意思，急着出來，怕你走太快到家了，不能陪你走了，就這樣出來了。看着老母親那雙粉紅色的拖鞋，「倒屣相迎」4個字不由分說就蹦出了我的腦海。雖然有點不合場景，但我完全能想像出母親剛才的急切，和那拳拳的愛女之心。

「養兒不知娘辛苦，養女方來報娘恩」。我是母親的長女，從小到田裏幹活，我是在菜市場幫忙賣菜，還是在田裏幹活，我都是母親得力的小幫手。所以我知道母親是多麼的不容易。在我自己也當了母親之後，我愈發地體會到一個母親的不易，所以對母親愈加地關心。

因為同在縣城，如無特殊情况，我幾乎每天傍晚都要去看看母親，陪她說說話，嘮嘮嗑。母親也習慣了我每天的報到。偶爾一天沒去，她的電話便追了過來，問問情況，看看我，聽聽我的聲音，也就心安了。有時去得早了，我便陪她去孔廟做老年操、聽她們唱歌，有時去得遲了，我便自己去跳跳廣場舞，結束後，再去看看母親。有時朋友相邀去散步，我也會先過去看看母親說句話再走。朋友們也深知母親的不易，並不見外，說着，我也當一回你母親的女兒，一起去看看她老人家。便也同去。母親家就在廣場對面，方便得很。母親每每看到我我也滿足了，心安了，沒說幾句話，就催着我趕緊和朋友們去散步。

最近因為身體欠佳，許久不曾去看望母親。倒是母親經常來看我，每天的視頻電話一天都不曾拉下。好似我還是個懵懂的孩子。想到這裏，我的鼻子不禁有些發酸。我緊緊地牽着母親的手，慢慢走着，聊着。燈火闌珊的街角，行人穿梭來去，只覺歲月靜好，不過如此。



獨家風景 呂書練

時尚態度

俄烏衝突之後，美國立即畫邊，站在烏克蘭背後，盟友不得不歸邊，在官方壓力和輿論渲染下，民意難免跟着走，西方國際性品牌或跨國公司在相關制裁令下，也不得不或表態，或做做姿態，包括從俄羅斯撤資或關閉店舖等，甚至有的行政高層為表忠講話，難免令愛國俄羅斯人不滿，他們也要表態！

閱報得悉，俄羅斯陸續有名人近期公開毀掉自己的法國名牌Chanel手袋，以抗議該品牌反俄立場——28歲俄羅斯電視節目主持艾爾莫什金娜（Marina Ermoshkina）得知杜拜一間Chanel店舖拒絕出售高價手袋給一名俄羅斯顧客後大感不滿，用大剪刀將自己的Chanel手袋剪爛，並將片段放上社交網站，稱這是「恐俄」（Russophobia）歧視。

另有俄羅斯女網紅博尼奧（Victoria Bonya）亦照辦煮碗，用剪刀剪爛其價值數千美元的該品牌手袋，並在片中說：「如果Chanel不尊重顧客，為什麼我們要尊重它？」有其它網紅亦聲言，拒絕再用Chanel產品，稱「沒有任何東西的價值與我對祖國的愛相同」。

有報道稱，Chanel在全球店舖要求顧客簽紙承諾不會在俄羅斯使用Chanel產品，並發表聲明，稱該公司正嘗試跟從歐盟和瑞士

政府的制裁令，禁止向俄羅斯人或單位直接或間接銷售、提供、轉移和出口價值超過300歐元的貴價精品，但承認跟隨法例或會導致部分顧客失望，並對任何可能導致的誤會致歉。

我當然不贊成隨意糟蹋「名牌」，除了浪費，畢竟，「名牌」之所以成為名牌，並不是僥倖，而是幾代人經過幾十年乃至幾百年的努力，並長期保質保鮮，才得以維持下來。

但是，名牌卻是由人經營和掌控的，不同的人，對品牌創辦人及其精神的拿捏和理解各異，品牌文化及其呈現的風格也就變了樣。何況，再大的名牌和商業王國在一場更大的政治壓力下，也難以置身事外，殿堂級的Chanel也不例外。

只是以往，這種政治態或姿態只有掌控了國際話語權或自大慣了的西方人說了算，尤其是影響力大的荷里活明星，他們可以聲大夾惡，並以此為「國際標準」，惟在超級大國撕破了臉皮的今日，國際話語圈多了幾道雜音，該人們聽到和看到另一些人的心聲和態度。

既然名牌有言在先，消費者或顧客也可以有自己的態度和選擇。誰說時尚與政治無關？別的不說，只看美國時尚界如何雙重標準地對待自己的兩位前第一夫人米歇爾和梅拉尼婭就知。



琴台客聚 伍杲杲

春和景明識筍味

我極愛吃竹筍。

因此，在門前種一叢竹子，與其說是受蘇東坡「寧可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的影響，不如說是為了在竹子高雅的掩護下能順理成章地吃上竹筍。

竹筍亦是一種季節性很強的時令菜，春天的竹筍破土而出，容易被發現，也容易採摘，冬筍的味道比春筍更為鮮美，所以悄悄地在地下，冬天想吃筍，得精確地判斷好了它的位置才能從地底深處挖出來。鮮筍只在春冬兩季吃，很難滿足吃貨的大慾望，我家的冰箱裏，便一年四季都存儲着各種筍乾。

吃貨們若只讀東坡先生的「寧可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以為只要餐風飲露看竹子，如此地風雅，那就上了他的大當了。作為資深吃貨的蘇大文豪不僅研發出了與他的詩句一齊流傳至今的東坡肉、東坡肘子等等美味，而且在寫下大雅的「不可使居無竹」之後，又帶着五花肉的油膩寫了一首大俗的打油詩：「無竹令人俗，無肉使人瘦，不俗又不瘦，竹筍燜豬肉。」

「竹筍燜肉」在民間是大家都知道的搥孩子的俗語，但對於「為食」的孩子們來說，對吃的渴望是遠遠超過了對挨搥的恐懼的，我小時候便常和鄰家的孩子們偷偷地上山去採竹筍。不同於山腳下粗壯的楠竹，山上生長的多是矮小的斑竹。

竹子小，竹筍就更細了，採了回家，單是剝筍殼就要花費很大的功夫，小孩子的樂趣就在這些繁瑣的功夫裏，厚厚的筍殼剝完，筍肉不過筷子大小，青中帶白，焯水之後再放了調料炒五花肉，吃起來仍會有一股淡淡的苦味，然而正是這股苦味，解了五花肉中的肥肉的膩，筍與肉的味道融合得渾然天成。

吃了多年的竹筍，從小時候的自己上山採摘，到後來足不出戶地在網上購買，前不久第一次吃到像水果一般甘甜的龍竹筍。

龍竹筍來自雲南，在網上看到它的圖片，就已經勾起了嘗鮮的慾望。快遞到家，打開包裝，熟練地取出筍子，沖洗，剝殼。龍竹筍的

殼亦是與我此前吃過的竹筍兩樣，每一片筍殼上都繞着一圈褐色的絨毛，細膩光滑如貂，不像別的筍殼上的絨毛一樣刺手，刺一次殼就要忍受一次手癢。待到筍殼剝完，切開筍肉，肉質潔白，迫不及待地品嚐，果真是甜美多汁，初入口時像是沙葛（豆薯）的味道，再細嚼，脆爽中還帶有竹子的清香，再按賣家介紹的做了刺身，用醬油和芥末蘸了去吃，又有了一種奇特的香味，忽然想起楊萬里寫吃筍的感受裏有一句「繞齒欲飲冰雪聲」，詩人齒頰間的「簌簌冰雪聲」，極有可能就是在品味生竹筍嫩脆的美妙之感。看來，無論古今，吃貨的心都是相通的。

在惠州住了一些日子，自然又讀了不少蘇東坡被貶此地的歷史，對於東坡先生來說，被貶惠州與貶別處似乎沒有什麼不同，除了留下影響後世的文化足跡，他的最大的福利其實都是留給後世的吃貨們的：即便再苦再難，只要好好地吃，哪怕是在一叢竹子，一片竹筍裏，亦能甘之如飴，活出一身雲淡風輕。